



岑小沐 著

市井珍馐

上

皇帝得了厌食症

枇杷酿

叫花鸡

火焰醉鱼

花开富贵虾

了解一下？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岑小沐 著

市井珍馐

▼
上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市井珍馐 : 全2册 / 岑小沐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5594-2149-4

I. ①市… II. ①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06665 号

书 名 市井珍馐(全二册)

作 者 岑小沐

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策划 飞魔幻工作室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 杜依晴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1230 mm 1/32

字 数 397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149-4

定 价 75.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枇杷未黄何来酿

001

第二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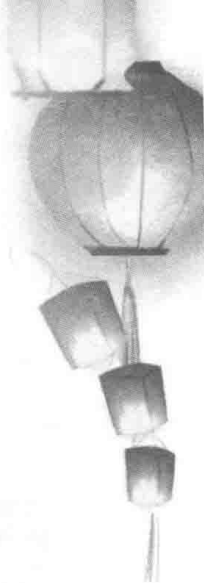
花开富贵难为虾

087

第三章

乞巧果藏蹊心

145



第一章

枇杷未黄何来酿

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被人当众从高台上踢下来，下脚之重、之不留情、之鄙夷，简直一点都没把我放在眼里，十六年来这还是头一次，我不禁有些疑惑，他到底是凭什么？蠢吗？

“哪里来的小匹夫，毛都没长齐，还敢来比武招亲？”一个小厮模样的人冲出来，一手叉腰，一手指着我的鼻子骂，“要不要脸？一个大男人，竟然也敢来我家公子招亲的擂台，你有龙阳之癖，也该滚远些，真是脏了我家公子的眼！”

说话间，方才一脚将我踢下台来的那蒙面公子已经又坐回白帘后头，隐约间还能看见他将茶盏递到嘴边的模样，打了人居然还有闲情逸致去喝茶！

我挣扎着爬起来，瞿让从身后虚扶了我一把，我推开他的手，气得整个人都在哆嗦，指着那小厮道：“你……你……”

“你什么你！”小厮吵架的功力显然比我强，“还不快滚，是嫌我家公子下脚不够重，踢不死你是不是？”

“你……你大胆！谁知道打个架还搞什么招亲！正经人家的公子谁会出来搞比武招亲！”我这次真的是勃然大怒，可身后的瞿让并没有让我继续吵下去的意思，他一把将我扛起来就走，我在他肩膀上还对着那小厮骂骂咧咧，可围观的群众显然对我更有微词。

“你看那人真是不要脸，一个大男人还敢来人家公子的比武招亲擂台……”

“武力值高些也就罢了，才刚上去就被人踢下来……”

“要么怎么说世风日下呢……”

“要说还是风气的问题，不是说官家也……”

“听说官家他也有龙阳之癖……”

.....

我都被瞿让扛着走远了，还能听到他们讨论的声音。我在瞿让背上不停挣扎，他最后还是将我放下来，我一看见他脸上遮着的那块布就想起方才踢我那人脸上也蒙着布，一想起那人就气不打一处来，瞬间迁怒道：“一个大男人成天蒙着面，娘们儿似的，还有没有点阳刚之气了？”

“不早了，该回去了。”瞿让的语气清冷而克制，虽然只提醒了我这么一句，我却从他脸上唯一露出来的眼睛里看到了不下三重深意——

“我为何蒙面，难道你不清楚？”

“这么大人了还瞎胡闹，不嫌丢脸？”

“听见方才百姓都是如何议论你的吗？”

如何议论我？呵，我忍不住冷笑一声，这大晋国上下，议论我的人还少吗？何止是方才那点无知百姓？若是次次都要计较，满大晋的人也不够我杀的，流言嘛，止于智者。

不过眼下看来，我大晋国，有智的人已经不多了。

晋国自建国以来，历届皇帝都有各自的奇葩史：有的惧内；有的好色；有的以生子为乐，一生生一窝；有的以染病为趣，不弄一身毛病死不甘心；有的每日虐大臣；有的每日虐宫妃……到德庆朝，能作死的都作死了，这让德庆帝很被动啊，不作显得很不合群，作又怕不幸步后尘也作死，真是为难。

不幸这位德庆帝，正是在下。

我这个皇帝当得很是窝囊，自打当皇帝以来，每日丑时不到便被以各种理由哄骗起来去早朝，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他们哄骗的法子却没有与时俱进，还成日把我当小娃娃哄，这不是瞧不起人吗？

每日早朝我看着众臣们你来我往、字字珠玑地斗法、辩证，内心只有两个字想说——

退朝！

退朝退朝！

退朝退朝退朝！

无事退朝，有事也退朝！

我当个皇帝容易吗？我要睡觉！

问题就出在这睡觉上头。

瞿让是父皇从宫外找来的，从小同我一起长大。他原本的容貌就同我有七八分相似，后来还被拉去照着我的脸削骨什么的，每日与我同寝同食，用父皇的话说就是，生活习性接近，长得也就会越发相像。父皇在世的时候常念叨，说瞿让生来就是为了给我当替身的，当替身的意思就是好事轮不到他，有危险就得第一个顶上去。

自从父皇驾鹤西去后，瞿让把这份职责执行得更加彻底了——他直接爬上了我的龙床。理由是白日里有百官护驾，夜里若是有刺客怎么办？

好在他还有所顾忌，担心有小黄门无意间闯进来看见两个官家，

会天下大乱，因此一直有蒙面的习惯。然而当国舅——我亲大舅哥舒达华他老人家带着在长春殿吵了一宿的百官们一起来请旨的时候，眼睁睁地看着一个蒙着面的男人从我的龙床上淡定地爬起来……

当下倒是各个心理素质都过硬，可出了宫门就开始乱嚼舌根子！

“官家怎的好起龙阳了？真是愧对列祖列宗啊！”

“官家真的好重口味啊……竟然还让那人蒙面……”

“官家真的是……哎……”

……

这么多声音中，参知政事贾叙之的意见最大，他可不是背后嚼舌根子的性格，直接在朝堂上就跟我抬起杠来了。先是将我大晋国有史以来有污点的帝王列举了个遍，接下来又隐晦谈及他们最终的结局，就差指着我的鼻子骂，说你是不是想作死了。

如今朝中最大的两股势力，其中一股是以贾叙之为代表的文官，另一股就是以我大舅哥舒达华为代表的武官。只不过如今文臣专心干文臣该干的事，武臣却也在抢文臣的饭碗，这么一来就尴尬了。

他们二人的政见素来是南辕北辙的，这次贾叙之骂我，国舅自然要表现得他是见过世面的，于是只有他保持了克制和冷静，发言来针砭时弊、一针见血。

他说：“官家也是时候该大婚了。”

大舅到底是过来人，他望向我的眼神里饱含深意——

好龙阳？那是你没见过漂亮小娘子，多见几个漂亮小娘子就知道这世间佳丽万千，何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不得不说他真的是很傻很天真。

我是那种见着漂亮小娘子就找不着北的官家吗？显然不是啊！而且即便大舅真的开始替我选妃了，依旧没有堵住悠悠之口——没有哪个正经人家的娘子愿意嫁给一个有龙阳之癖的人，哪怕入了后宫当皇后，那不也是个活寡妇吗？

好好一个少年天子，就这样被搞臭了名声，始作俑者瞿让还半点内疚之意都没有。我实在气不过才会孤身翻墙出宫散心的，谁知就是这样凑巧，一出宫就看到个比武擂台。这人嘛，心情不好的时候当然要找地方发泄啊，比武的时候把人揍得满地找牙岂不爽哉？

不得不说我真是随了我大舅，很傻很天真。

天晓得怎么随便一个比武擂台都是在比武招亲，而且是个男人在比武招亲！他功夫还那么好！

最重要的是，明明是偷偷翻墙出宫的，到头来还是被瞿让捉回来了。

我坐在案前和瞿让大眼瞪小眼。

我朝他眨眼睛：“你每日这样看着孤，照镜子似的，不觉得烦吗？其实你可以多出去见见大好娘子……大好河山的，盯着孤没前途！”

瞿让不说话，冷冷地扔来一沓奏折。

“江南又闹旱灾了？”我随手翻着看了几眼，“孤看连着旱了挺长日子了。不是，瞿让，你说这些大臣怎么就知道跟孤哭穷？国库里还有银子吗？孤比他们都穷！每日来找孤有什么用？”

说话间，小黄门将朝饭送来，我闻到味道就恶心反胃，嫌弃地将

食盒推开，趴在桌上耍赖：“不想吃！”

瞿让扔来一件外衣：“那上朝。”

“孤也不想上朝。”我继续趴在桌上不肯动。

瞿让素来话少，眼神倒是十分犀利，他用眼神传递出的“那你是找打”的信息被我彻底忽视，这次他就没什么耐心了，直接走过来提着我领子把我整个人都提溜起来。

我扒着桌子不肯从：“孤还没用朝饭呢！”

食盒递过来，直戳我脸。

“那吃。”

“实在是吃不下啊！”

瞿让的耐心向来不好，今日同我周旋这么久已经是极限，见我还没有老实的意思，就直接上手过来扒我衣服了，这下我吓得花容失色，赶紧松口道：“放……放手！孤这就去更衣！孤自己来，自己来……”

最近江南旱灾的灾情已经十分严峻，据瞿让的情报，路有饿死殍已经是常态。但百官们上的折子里没有一个提到了灾情的严重性——兵部的说因为江南旱灾影响到了军饷，将士们没饭吃了，要求拨款放粮；户部的表示国仓无粮可放，我们穷着呢；我大舅哥舒达华就更厉害了，他直接上书道：“老臣思虑江南旱灾，食不下咽，夜不能寐，不幸感染风寒，恐日日相对影响官家龙体，特来告假……”

国库里大部分的银钱和粮食都到了他老人家的府里，这时候哪哪儿都来找孤要钱粮，他倒好，还来告假！贾叙之这次虽然还是对国舅

很不满，但更多是看孤笑话的意思，无论孤请他发言几次，他永远是一言以蔽之：“全凭官家做主。”

孤倒是想做主！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下了早朝，我真是满肚子不高兴，上茶的小黄门因为茶水凉了几分被我骂得狗血喷头，看着他们哆哆嗦嗦跑走的样子，我才觉得有几分解气。

瞿让小时候就说过我：“这些小黄门也不容易，都是被家里卖进宫的，切了子孙根，本就不男不女，可怜得很，已经够身不由己了，何苦要同他们过不去？”

说这话的时候他正捏着一颗黑子把玩，我当时听着觉得挺新鲜，强压怒气道：“我不也是打出生起就被父皇用‘太子’的身份给压着，一路压到了这龙椅上吗？要论身不由己，怕还轮不到那些小黄门去卖惨。”

他听完也没再说什么，只是临走之时将一直捏在手里的那颗黑子投进了案前那个画缸里，还顺便扫了一眼之前我同他对弈时藏棋子的地方……

经过一整晚的“沉淀”，昨日被那蒙面小公子踢到的胸口开始隐隐作痛，再加上朝廷上那堆破事儿，现在满天下最可怜的莫过于孤了，谁还顾得上那几个小黄门！

夜里瞿让拿着一盒跌打损伤膏来看我，小黄门早被我骂走了，他进来得很顺利。

我将药接过来，随口问道：“你这半日去做什么了？”

“吃饭。”他也不回答我的问题，自顾自将食盒推过来。

从小到大，这人的习惯真是一点儿都没变，还是这么不懂变通。我不高兴地将食盒扫到一旁，抬头正准备骂他，却差点被迎面伸过来的一只手戳瞎双眼。

瞿让的掌心里躺着一张纸条。

我接过来，一边打开一边问：“这又是什么？你是哑巴吗？多跟我说两句话你是不是会死啊？”

当然不会死，但他就是不说。

条子上写的是昨日比武招亲的那小公子的来历，瞿让亲自去查，最后居然只查到了他姓杨而已，查到了他姓杨还是因为人家很张扬地在城里添置了一幢宅子，宅子上明晃晃地挂着块匾，上头就写着“杨宅”二字。

我抬起头看着瞿让：“你去查他了？查他干什么？替孤报仇？”

他又朝我扔来一个纸团，我双手接住打开来看，这次看完之后心情沉重了许多。瞿让还是不说话，就这样看着我。

“你看着孤又能怎样？”我将纸条又团起来，刚想扔出去，想了想还是送到烛火上将它烧了，“国舅送了小黄门进来盯着孤，就算被揭发，他完全可以说是为了保护孤，身边总要有自己人。贾叙之那老家伙惯会见风使舵，料定孤不会将国舅如何，为表一视同仁，即便他送来的小黄门被孤发现，自然也是为了孤好。他们二人斗了这么多年，到如今也没分出个胜负，就是因为孤不让任何一方被斗下去，破坏三方平衡，你可明白？”

但瞿让才不会想明白这些，他的关注点在于：“所以你百般支开小黄门？”

我耸耸肩：不然呢？难道我变态，喜欢虐待他们啊？

瞿让沉默了好一会儿，最后把被我用筷子搅得乱七八糟的饭菜重新装回了食盒里：“我会帮你。”

“怎么帮？”我斜眼看他，“只打听到一个姓还帮我啊？”

他全然不将我语气中的调侃和嘲笑之意放在眼里，提起食盒就往外走。但我知道他不可能只因为要替我报仇而去查那个姓杨的小公子，而他亲自去查竟然只查到一个人家公然亮出来的姓氏，这件事多少会给他点刺激，他难免会做出些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事来。

“站住！”我叫住瞿让，摸出腰间常戴的玉佩朝他扔过去，“万事小心，若真被人发现了，只管将脸露出来，他们见到这块玉佩，自然会把你当成孤。”

瞿让接住，捏在手里犹豫了半天，其间还抽空去棋盘那边拿了颗黑子投进了画缸里，最后才勉强将它收在了怀中。

他的犹豫我很清楚，即便再怎么同孤相像，他也只是个替身，如此公然冒充孤，到底还是不妥。但若是论妥当，一开始就不该有他这么个替身，孤如今能用的人也就这一个了，还总这么一根筋，真是忍不住要为自己叹息一声，这皇位想要坐稳，还真是任重道远啊！

我又继续坐了会儿，思考了一下国事，最后想起来，我还有个上书称病，在家休养的大舅，作为一个乖巧又懂事的大侄子，当然得去探望探望。

国舅府十分气派，上次孤出宫来时，还只是金碧辉煌，这次来，规格已经不输给孤的宫殿了，哥舒大人真是……一点都不低调啊。

孤这次出宫也算是最高调的一次了，带了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过来，但哥舒府的人也都是见过世面的，孤被迎进来时有种重现了当初登基大典的错觉。

老管家出来老泪纵横地表演：“官家啊，您可来啦！我们大人昨夜咯血，差点就缓不过来了，还在声声唤着官家……”

我被这浮夸的演技惊得都起鸡皮疙瘩了，但还得配合他继续演出：“孤昨夜也是一夜难眠啊，今日早朝不见国舅，更是心慌难耐……”

不管他们的戏折子是怎么写的，总之孤这出戏还得按自己的剧情唱下去。

“孤唯恐亲眼见到国舅病容，两厢难过，”我抬起袖子假意擦了擦并不存在的眼泪，“说三过相府而不入也不为过，今日终于登门，还是不忍相见。”

管家有点没听懂，哭丧着脸和我对戏。

我遥遥往里头瞄了一眼，国舅很是沉得住气。

于是我站起来：“既然如此，孤就不去惹国舅伤心了，让他好好歇着罢，朝政自有贾卿打理，不必他老人家忧心。”

这话一出，老管家整个人都慌起来了，踉跄着上前追了两步：“官家……”

这次真是对不住了，该配合你演出的孤只能装作视而不见。我就这样大步带着人群走了出去。

国舅抱恙，即便我清清楚楚地知道他是装的，这过场也必须走。但也只能走走过场而已，若是关心和爱护太过明显，又会引起旁人的不满。他不是想称病躲事儿吗？那尽管躲，只要他不怕在他称病期间，朝中大事皆由贾叙之做主就行。

但贾叙之跟我大舅比，有一个输在起跑线上的致命弱点，那就是他并非皇亲国戚，关键时刻总是差了点什么，所以这些年来他不停地试图把他家闺女送进孤的后宫。

国舅在“官家好龙阳”一事上为了同贾叙之斗法，不惜提出孤该大婚了，但他一定没想到，如今朝上有资格入主中宫的，怕也只有贾府的娘子了。

贾叙之就在这儿等着呢！

如意算盘一个个打得都挺好，可他们都算漏了一件事——孤可不是糯米团子，任人揉搓的性格，兔子被逼急了也是要咬人的！

最近烦心事多，瞿让替我打听消息去了，一时半会儿也顾不上管我，国舅称病，想管也没机会管，就剩一个贾叙之，还成天想着怎么把他女儿塞给我，听说最近他一下了朝就关在府里给他两个女儿上皇后礼仪培训课。我此时不偷溜出宫散散心，更待何时？

一出宫我就赶紧往上回那比武招亲的摊子跑，这次我带足了银子出来的，再打不过就花钱雇人去群殴！我就不信报不了那一脚之仇！可没想到等我到了，那摊子倒是还在，但已经没什么人围观了，门庭很是冷落，这也才短短几日啊，何至于潦倒至此，都有点让人不忍心

去砸场子了。我还在唏嘘感慨着，身后有人轻拍了一下我的肩。

我回头一看，一位公子正摇扇朝我笑。这公子乍一看，还以为是哪家的小姐，那叫一个肤如凝脂、清秀动人啊！他头上戴着一顶款式颇为新颖的乌纱帽，身着皂罗衫，还束了角带，青衫内还绣有几朵小白花，整个人看上去精致又儒雅。

我没忍住，偷偷咽了口口水。

“这位兄台可是来瞧热闹的？”他的声音居然也这么婉转动人！

“不是……”我一个不留神咬到了舌头，赶紧又转口道，“是啊，听说这儿有位公子甚是古怪，身为男儿身，居然还摆起了擂台招亲……”

青衫公子笑了笑，道：“在下也是想来瞧瞧热闹，不成想却已无热闹可瞧。”

热闹哪有你好看啊……我抱拳朝他一拱手，自我介绍道：“鄙姓言，单名一个颂字，不知兄台如何称呼？”

他将手上正摇着的扇子一收，执扇朝我拱手作揖：“在下沐易，言兄有礼。”

名字都这么好听！我张了张嘴，有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在沐易很快又道：“相请不如偶遇，既与言兄如此有缘在此相遇，不如去酒楼坐坐，畅聊一番？”

他看向我的时候眼睛亮晶晶的，话多说了几句像是累着了似的，脸颊都微微红起来，煞是好看，我一时看呆了。

“言兄千万莫要误会，是在下唐突了。”他见我没回应，以为我